

# 开源纵横谈：未来会更好吗？

## 背景介绍：我的阅读经历

无论是科幻小说，还是未来学著作，都是我非常喜欢阅读的内容。如果能够从世界史范围，梳理出某种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，那简直就是我的最爱。下面这些书，是我大致上能够记得的，曾经读过的一些相关书籍：

《三体》系列、《基地》系列、《机器危机》、《奇点临近》、《智能时代》、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、《崩溃》、《人类简史》、《未来简史》……事实上，这个书单还可以再列出更多。

关于未来的思考与想象，可以说是我的一大爱好。但是，真的想要以这个话题，来写一篇文章，还是太困难了。这次之所以在GitChat上开一个新话题来聊聊这方面的思考，也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限时写作的模式，迫使自己在有限时间内，梳理出足够有条理的内容，并分享给大家。

写这篇文章，我主要还是受到了《未来简史》的很多启发（毕竟刚读完嘛），因此，讨论的话题，也会主要围绕“未来简史”中提及的一些问题展开。

## 大撕裂时代

还记得“代沟”这个词吗？最初这个词出现的时候，大概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“心理距离或心理隔阂”。两代人的年龄差距，通常是25~30年。但是，最近这个词，已经不太被人提起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这样的以10年为单位的分代规则。当然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区分“90后”与“95后”了，据说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毕竟：92年以前出生的人类，现在都算中年人了。

实际上，代差缩短仅仅是人群撕裂的现象之一。中西文化、贫富差距、宗教分歧、职业与技术背景、亚文化小社群的兴起，同样是在撕裂着整个人类社会。

以上这些，其实还算在普通人能理解的范围之内。在《未来简史》一书中，提到了更多撕裂的促进因素：

- 大部分职业将会消失，进而被人工智能所代替。大部分人类相对于少数人类精英，成为无用的阶级。
- 生物科技不断进步，小部分人类可以率先进行自我改造（从3D生物打印，到人机结合增强，甚至通过基因修改创造完美人类）。
- 甚至，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，已经有“先知预言”，人类实现永生，也将成为可能（当然，首先是一部分人的寿命，远远超过普通人）。

在这种未来描述的图景之下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为：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在不断加速。人与人之间，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平等，甚至变得差距越来越大。甚至在人种上都会产生差异了。

这样的未来，我称之为：大撕裂时代！

## 开源：人类协作的第三种模式

现在咱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一个词：“三观”。我们常常会说，三观不合，怎么做朋友？三观不合，怎么做夫妻？三观不合，怎么一起共事？

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人与人之间三观的差异，只怕会更大？怎么才能在一起协作呢？

在古代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金字塔型的管理结构，封建君主制或者是军队，都努力将“如身之使臂、如臂之使指”，作为组织运作的最高目标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最高领导者必须恩威并施，使各级下属对于总体目标，高度认同。比如说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敢于三观不同的下属，军队里搞不好要军法从事！政府里也难免杀头抄家！

在近现代，商业组织的运作模式，相对会温和很多。大家通常都是利益交换，你付出体力与智力，企业给你金钱作为回报。大家都觉得划算，就继续签劳动合同。觉得不划算的，就和平分手（当然，打官司也是有的）。但是，一个企业，多多少少还是要讲究一些自己的企业文化，实在与企业的文化不一致的个人，企业也是会把他开掉的（比如阿里）。

但是，在开源社区，协作模式变得完全不同。在我翻译的《[开源项目成功的十条准则](#)》中，有这么一段：

三、使用一个无需达成共识的协作流程 寻求事前的共识就像是在等待理想的人生伴侣，这简直就是疯狂。借助 fork/pull-request 这种模式，Github 已经干掉了事前共识，所以在2015年的今天你没有任何借口坚持事前共识。你应当像维基百科那样接受修改。先合并，再修复，同时单独讨论。所有工作应当在 master 分支上进行，不应当让大家等待。有了既成事实，共识会随之而来。

简单的解释就是：在开源社区，我们不必先达成共识，再一起协作。而是先开始协作，再在协作的过程中，逐步形成共识。至于协作的过程，可以非常务实，非常琐碎，小到哪怕只是一行代码，甚至只是对文档中的某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。

对于开源项目的管理者而言，他完全不必关心提交代码的人，什么年龄，什么国籍，什么种族，什么信仰，什么政治理念。他只需要 Review Code，并判断这个 patch，对于当前的项目，是不是有价值？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：开源的协作模式，也许是大撕裂时代，最好的解决方案！

## 新宗教崛起

如果对于基督教比较熟悉的朋友，大概会听说这么一套信教的逻辑：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，因此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主，凡事都要信靠并交托上帝。每日祈祷，求得上帝的启示。于是自然：你所谋的，就必成立！

现在，一种新的宗教开始兴起。

首先，有一个全知的大数据平台，能够获得你的所有的个人数据。其次，有一个全能的AI工具，能够给你最好的建议。而你需要的，仅仅是认可这一事实，接受全知全能的“智能助手”，进入你的生活。将你的一切个人数据，都交给它，信任它。每天都接受它的各种建议，并严格依此生活。这样，你将会更有效率、更加健康、更加长寿、更加快乐、更加幸福（或者更快找到幸福）、甚至更加成功！

那么，这样的宗教，会有多少个呢？也许会有很多，凡是有能力开发基于个人大数据的AI系统的企业，都有这样的潜力。也许到将来，真的会出现世界三大新兴“AI教”，普通人只需要选择对于自己最有帮助的一家，全心信仰就好了。

## 大教堂与集市：关于礼物文化的讨论

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，的确可能存在大量人类失业，而且可以毫无顾虑的混吃等死的现象。与其讨论如何选择专业？如何选择不会“被替代的”职业。我想更加重要的应该是考虑：那时的人类，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吧？是否还应该做出努力，永不放弃呢？也许，黑客的价值观，是一个不错的参考。

在开源社区号称圣经级的著作《大教堂与集市》中，Eric Raymond 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：礼物文化。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概念：

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看来，参与开源社区，积极做出贡献，这些人的动机何在？是很难理解的。在过去，我们能够理解的两种人类组织形式是：命令体系与交换经济。在命令体系中，稀缺物品被中心化的权力分配并以武力为后盾。而在交换经济下，稀缺物品的分配，主要通过贸易与自愿合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方式。

但是，在物质充裕的情况下，在没有生活必需品稀缺问题的人群中，在气候宜人且物产丰富的生态环境中，我们经常可以在其原住民中观察到礼物文化。在礼物文化中：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你控制了什么，而是你给予了什么。

在开源社区，那些发起最好的项目，写出最好的代码，为社区做出最大贡献的人，就是社区里地位最高的人。或者换一个比方：那些智慧超卓的人士，如何才能在智商上“炫富”呢？在开源领域，这就很简单，写出最棒的代码，让人纳头便拜，自然人人信服。

在克莱·舍基的《认知盈余》中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即使你不会写代码，也完全可以将自己的经验与智慧贡献出来，赢取社会地位，获得更高的成就感，甚至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也更多一层肯定。成为一个 maintainer，或者作为一个 contributor，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

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，曾经在哲学层面解决了“我何以存在”的重大命题，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，“我思”的价值变得虚无缥缈起来，随之而来的，甚至连人的价值，都变得模糊了。现在看来，仅仅“我思”是不够的，我思而有所得，

有所创造，有所贡献，更加重要的是：这一切应该以公开、透明、公认的方式，在社区中发生，一个人的价值，才能被肯定。正如经典的黑客价值观的第一条所说：`Hackers come and go, but a great hack is forever`。黑客们来来往往，只有黑客的壮举是永存的！

## 民主的本质是什么？

在《未来简史》一书中，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解构了“人文主义”，尤其是正统派人文主义，即自由人文主义，简称“自由主义”。如果选择一句名人名言的话，大概可以用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来概括。当代的民主政治，通常相信人民的自由意志，以及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。但是研究发现：所谓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概念！

作者引用了很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，有一些内容非常发人深省。比如：峰终定律——对体验的记忆由两个因素决定：高峰（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）时与结束时的感觉。对一项事物的体验之后，所能记住的就只是在峰与终时的体验，而在过程中好与不好体验的比重、好与不好体验的时间长短，对记忆差不多没有影响。

虽然，这条定律被广泛的应用于营销与服务等行业，事实上，更加深谙此道的，却是那些政客们。大多数人对于一届政府的评价，事实上是由最糟糕的那一项政策，再加上政府下台前的最后一项政策带来的影响，相加之后的平均值所决定的。因此，无论这届政府干得有多差，只要他们在大选年，推出一些博取选民好感的政策，就能够大大的挽回民心。

我们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，并不真正记得上次选举以来这几年的所有感受和想法。而是被最近的各种宣传、公关手法和随机想法不断轰炸，很可能扭曲我该做的选择。

另外，在熊节的《智能技术之患：机器与人的战争，还是人与人的战争？》一文中，还转述了更加耸人听闻的事情。

智能技术还被用于控制大众情绪。通过操控用户从新闻订阅渠道看到的信息，Facebook成功地调节了用户发帖的情绪，从而证明情绪可以在大量在线用户之间传染。一份曝光的材料显示，JTRIG（联合威胁研究智能小组，隶属于英国情报和国家安全机关政府通信总部）已经在通过Youtube、Facebook、Twitter、博客、论坛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自建网站等渠道操纵大众情绪，从而消除“犯罪、安全和国防威胁”。在政治领域，智能技术可以诱导选民做出片面的判断（Cathy O’Neil在2015年的发言）；而在商业领域，其向消费者灌输消费理念，使他们成为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品上瘾的“被制造的奴隶”（manufactured slave）。

所以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主呢？人民真的有能力自己当家做主吗？民主的本质，究竟是什么呢？

## 基于开放数据的集体决策

在我看来，关于民主的问题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：一项关乎众人切身利益的事务，是否应该由所有相关人士，共同决策？这些人应该采用何种规则流程、技术手段，来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。

关于前者的讨论，可以认为已经几乎不再有争议了。现在的主流声音是：不能以任何理由，将任何人，排除在决策圈之外。哪怕只是允许他吼两句，表达一下。也是参与决策的一种形式。

但是，关于后者的讨论，却常常令人迷惑，因为过程不够完善，程序存在漏洞，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、受到愚弄与误导，就进而质疑整个民主的价值了？

在本书的第11章《数据主义》中，作者描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。虽然作者在书中多有贬抑，但是我在仔细阅读与思考之后发现，我大概就是一个数据主义的信徒！

人类很少真正能够想出全新的价值观。上一次提出已经是18世纪，人文主义革命开始宣扬人类自由、平等、博爱这种令人激动的理想。……数据主义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创造新价值观的运动，而这个新价值就是“信息自由”。

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：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。不过，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作者在书中描述的“数据主义最高诫命：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介，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，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，就连那些不想连入的异端都不例外。”

我更加认同的，也许不能叫数据主义，而是“Open Data”、中文叫做“開放資料”。主要可以分为“科学界的Open Data”和“政府机关的Open Data”两部分。以上两类，可以认为是公众都应该了解的科技知识，以及公众都应该了解的政府信息。总之，都是有助于民众，更好的做出集体决策的信息。当然，正如维基百科中所说：Open Data运动希望达成的目标与Open Source、Open Hardware, Open Content以及Open Access等其他“开放运动”类似。

于是，这又回到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：开源及其相关思想。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Open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！

## Open Feature

本文的标题是《未来会更好吗？》。说实话，我的确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。这种问题，既无法回答，又可以不妨乱扯。不过，我最希望得出的一个结论是：未来是开放的。

当然，这话同样语带双关。一方面可以说，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开放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，未来的发展走向，是开放式的。所以，如果文章写到这里就结束的话，就有些耍流氓了。

在传统武侠小说里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套路：在毒物的旁边，往往就生长着它的解药。在《未来简史》中，作者的确是描绘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“灰暗未来”。但是却忽略了促使并伴随科技高速发展的OpenSource运动。当然，还有随着这一思潮不断涌现的各种Open Something。在我看来，这些运动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催化剂，同时也可能成为科技发展的解毒剂。

以Open的方式，互相协作；以Open的方式，创造价值，寻找自我；以Open的方式，辅助人类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。即使未来并不会必然变得更好，但是却不必要太过忧虑。

这就是我所向往的——Open Feature!

# GitChat